

不好笑·过于昂贵

林惠慈 作

序

《不好笑·过于昂贵》是我写的第二部播客戏剧。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我第一部剧《神通各处》的续集。《神通各处》是我在 2017 年为菲律宾奎松市卡米亚斯三年展写的。这两部剧都是在我受邀前往我没住过的地方参加文化活动或做研究的背景下诞生的。

2017 年的两个星期，我在菲律宾一边研究，一边度假，还经历了文化冲击。那段时间我抗拒进行任何研究——虽然我去之前已有计划；但我憎恨去一个陌生的国度然后在离开时带走收集到的轶事·故事·图像·诗情·或比较性现实的做法。相反，我注意到每天等待优步 (Uber) 租车的“日常仪式”：这些优步车每天带我和我的伙伴们在马尼拉从项目空间到工作室参观。而这频繁的等车时刻唤起了我感觉熟悉的一种急躁，使我对我所谓的艺术研究感到不安，因为北美人习惯于在国外使用乘车共享应用程序。

当我回到加拿大，我想把这种不耐烦转移到一对情侣的虚构情景中：HE 是一个幻想破灭的白人男性艺术家，他在国际电影制作中成功地将温哥华充当其他城市。SHE，是一位亚洲女性，一位科技行业的领导者。她站在温哥华的一座公寓外面，等待一部从未到达的优步租车。事实上，卑诗省的运输法律不允许乘车共享，但由于该市为了更快地成为另一个硅谷而推行技术贵族化 (tech gentrification)，优步和来福车 (Lyft) 的持续缺席变得非常明显。在我完成《神通各处》的两年后，一个轻工业区被获批重新划分，以在快乐山和奥运村 (《神通各处》的故事背景) 建一个科技园。这个我曾经住过的社区，快乐山，显然已被重新定位为“像素山”。

我怀疑我在马尼拉的不耐烦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不间断生产力感。它可以被技术决定论来解释——即是技术影响和塑造社会的理论，而不是相反的社会决定论。这两种理论都中止了对我们的生产力和反生产力的责任，但我认为两者之间的一些微弱的认知冲突导致了那对复杂情侣的画面：站在一座公寓前面考虑艺术和零工经济，等待仍然未到的一个未来 (温哥华目前仍然没有乘车共享)。

2018年，我在卡尔加里举办的山地标准时间表演艺术双年展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几个月后，我写下了《不好笑，过于昂贵》。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我参加了 Life of a Craphead (艺术家组合 Amy Lam 艾米和 Jon McCurley 乔恩) 的演讲。我开始熟悉《CEILINGS》，一个他们在当时未实现的公共艺术提案。该剧的叙述处于他们简单但又复杂的作品边缘，从概念化到实现。

在他们的演讲中，他们描述了一个艺术公共空间双年展邀请他们进行驻地，实地考察，然后为其即将到来的展览季提案。“做任何你想做的，”组织者说，并只提示艾米和乔恩参考当地的科技产业和人口庞大的亚洲社区，或者与这些社区建立关系。Life of a Craphead 的建筑示意草图描绘了一个简单的四柱结构，支撑着一块平板玻璃和竹制棋盘图案的顶。当你站在它下面时，你会感觉到“作为一名亚洲女性在技术行业里工作的感觉是怎样的”。这是一件非常美观无害的雕塑，但从材料来说，它巧妙地指向了技术行业中的歧视行为，但不明显地说出来。更进一步来看，它给了系统性的种族和性别歧视一个形状——这些在工作场所里弥漫的歧视性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一间实体物件。

公共艺术双年展组织对艾米和乔恩的提案感到困惑。他们的委员会说“不好笑，过于昂贵”，或“不好笑，非常难建造”，并不断将竹天花板称为竹帘。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电邮交流重新解释项目的概念和可行性后，他们在没有收到反馈的情况下遭到了拒绝。这件作品最初被定为一个由艾米和乔恩全权掌控的项目。简单的要求是：有趣，经济性，并易于执行。为了参加这个双年展，Life of a Craphead 放弃了其他的机会，在工作安排中抽出了时间，但最终他们不得不去追讨遣散赔偿金。还要给资助这个项目的机构写信。

一开始，我想把这个卡夫卡式的事情写成一个关于糟糕的沟通和官僚欲望的剧本，因为我想知道当艺术受到威胁时，良好的沟通技巧是否存在可能性。在我想要写的版本中，《CEILINGS》项目可以某种方式获批。《CEILINGS》可能可以存在于《神通各处》中描述的地点往北几个街区。在那个轻微的替代现实中，温哥华人使用优步。《CEILINGS》是一个技术区内的公认艺术品。SHE 会在去工作和对男性下属雷厉风行的路上，朝它一笑。这些不中听的逆转现实所指向的复杂性以一种黑暗的方式让我感觉兴奋。然而，当我在 2018 年 12 月与艾米交谈时，她和乔恩正在为蒙特利尔的一个展览制作这件艺术品。预算要少得多，并且当时他们即将要就此结束这个项目。

此外，我将他们与公共艺术双年展的电邮交流沟通阅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失败的沟通，完全错误的议程，以及对艾米和乔恩的认可和透明度的深度缺乏，让我感到难过。通常，执行拒绝的麻烦在于说服被拒绝的一方他们真的被拒绝了。我觉得“做任何你想做的”和“不好笑，过于昂贵”之间的时间是一个悬浮的戏剧和表演理想主义的区域。在那里我们发现了逻辑定界的慷慨，我们的艺术自由被激发，我们的潜力得到预先验证。我们也发现自己已经同时陷入了怀疑，啰嗦的电子邮件和虚构的谈话中。

《不好笑，过于昂贵》思索的是人类关系在被技术决定论上蒙上阴影的文化产业之外是如何发展的。在一群朋友，LEE·BUB·ANG 和 JET 之间重叠的对话，都处于项目和合作的提案，中断，反思，以及处于被告知“做任何你想做的”和“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的不同阶段当中。它和《神通各处》都与压抑的、夸张的关于效率，拒绝和推迟的概念紧密相连。

就像在菲律宾那次边旅行边写作一样，我似乎无法恭敬地超越陈腐，以便掌握我手头的任务。比如，一行两到四个人在酒吧评价台上的表演——但超过这之外，例如通过电邮戴着“专业”的帽子进行“角色扮演”，或讨论艺术家生活和创作中需要承受相当数量的的虚无和妥协——都是难控制、笨重的。

卡米亚斯三年展和山地标准时间表演艺术双年展的策展人们在邀请我之后，都没有说明他们想要我做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他们是否明确表示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我从不想不做任何事情，但我觉得这和什么都不做非常接近。这两部剧都是作为文本传递的，没有计划将它们制作或传播为可传播的音频，它们仍然存在于长时间无戏剧性的解体状态。

**不好笑，过于昂贵：
取材于两次项目取消**

林惠慈

角色

ANG：艺术家·BUB 的合作伙伴

BUB：艺术家·ANG 的合作伙伴

LEE：艺术家·ANG·BUB 和 JET 的朋友

JET：艺术家·ANG·BUB 和 LEE 的朋友

第 1 幕：场景 1

这一天是 3 月 21 号，年份任你选择。ANG 和 BUB 在他们“无窗”（其实有一扇窗，但是窗外即是隔壁那栋楼的外墙）工作室。室内有各种白炽灯光线交织，因此感觉舒适地温暖。ANG 盘腿坐在地上，弯腰面向一台手提电脑。BUB 在一张办公椅上绕着 ANG 旋转。低频建筑物嗡嗡声穿透了整个场景。

ANG： 呢，等等，我写了个“嘿”，是不是太不正式了？应该说“嗨”或“亲爱的”？

BUB： （惊讶地）“亲爱的”？他们不是皇室·ANG。不如说一个美好的，旧式的，中立的“你好”？

ANG： 我只是想要找到合适的语气。

BUB： （忽略 ANG，用不同的语调重复“你好”，以测试它可能听起来非中立的方式）
Hello-oh o
Hello
Hell-oooh

ANG： 好吧，那就“你好吧”。

（不断地敲删除键又重打）

好了，发出去了！

BUB : 很好，我感觉非常好.....

ANG : 嗯，我想我也是吧。

BUB :但是很饿。

ANG : 你想吃啥？

BUB : 披萨？

ANG : 行啊。邀请一些人来工作室和你一起吃吧。

BUB : 好主意。我们该打给谁？

ANG : 我要回家了。

BUB : 好吧，随便你咯！

ANG : 你的椅子压住了我的帆布袋。

BUB : 不好意思！（将办公椅转离 ANG 的帆布袋）

第 1 幕：场景 2

3 月 23 号。下午晚些时间。与她的朋友 LEE 一起，ANG 在日出茶太等着她点的饮品。LEE 最近从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驻地项目回来了——以负面经历结尾的。日出茶太里很嘈杂，订单号正在被大声叫出来。（此处用在日出茶太录的低音量现场音轨会效果很好。）

（尖细的提字声）

LEE : 对于每个展览，机构的停滞不前和死板都让事情都很难办。想想看，那些电子邮件，以及由于涉嫌自由和限制、自负冒泡和爆裂，抑或人力资源的变化而无果而终

的会议。我对“为什么啊啊啊啊”·关于能力·利益冲突·权利或其他任何问题的流言蜚语都不感兴趣。这只是在沟通期望上的失败。他们的沟通失败导致我们的能量被浪费。这个时候你还觉得他们会变好吗？

(“33号。”)

(停下来·去拿吸管·去包装纸·扔掉包装·吸管刺穿珍珠奶茶的塑料封口 *一种特别的声响*·然后喝一口)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浪费了我好多时间。我要回来多伦多做别的事。我不得不取消那个展览。

(喝了一大口)

ANG : 听起来他们只是不想对你直接说 No·或希望你修改项目·或明白他们对你的暗示·或者.....他们可能没想到你会取消整个项目。

LEE : 我在那基本上待到了最后。有人来探访我的工作室·向我咨询关于我的项目的技术和其他东西。这整个过程他们都在希望和祈祷我会在开始做之前修改我的项目。

ANG : 嗯·退出像这样的大机构现在像是一种时尚。但我想·你至少得到了报酬浪费你的时间——我们大多数人支付流媒体公司·或放弃我们的个人数据来做到这一点。

LEE : 但是·ANG·他们是一家公共资助的机构。他们的钱是肮脏的·管理不善的。这是一种多么悲伤、扭曲的方式来浪费我的时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说 No !!!

ANG : 啊·好吧·我只是想让你不要再多想了。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明天你出钱买喝的吧·当是退税。

LEE : 经常有人对我说 No·你觉得我接受不了区区一个 No 吗？

ANG : 你平时都挺有魅力的。但是有时候·你有点令人害怕。

(尖细的提字声)

(“35 号！”)

LEE : (开玩笑地吼) 看来我必须要用我的魅力生存下去！

ANG : (笑) 你会没事的。

LEE : 呃，我的意思是说，如果 they 要浪费我的时间，至少让我待在天气温暖一点的地方。

(两到三秒的日出茶太背景声)

ANG · 那家伙拿了你点的！

ANG : (之前走了一下神，但马上回过神来)
真的？

(伸着脖子看)

不，那是 36 号。我的是.....

(看了一眼小票)

34 ???

LEE : 哪，那家伙是 BUB ！

ANG : 奇了怪了，真的是耶。(喊) 嘿 BUB ！那是我的饮料！

LEE : ANG · 不要那么大声，他就站在不远。

ANG : 嘿 BUB ！！！！

LEE : (大声喊) ANG ! ! !

Bub 虽然肯定听到了，但是他没有回应，并开始走出日出茶太。

ANG : (笑) 他肯定觉得我是一个觉得他拿了我的饮料的生气的疯子。

LEE : 哈？但是你叫了他的名字。

ANG : 哈，也许他没听到我。我的天，他想要跑！（笑，然后去追 BUB）

ANG 离开了日出茶太去追 BUB。BUB 停下来转过头，松了一口气。

BUB : 我的天，我以为你觉得我拿了你的饮料而怒气冲天冲出来追我。

ANG : 所以呢？你就这样走了？！

BUB : 我以为你说的是，“老兄，那是我的饮料”。听来十分凶！

ANG : 哈？为啥？因为我说了“老兄”？

BUB : 是啊，类似“嘿老兄，那是你的车吗？”

ANG : (抱有歉意，但还是在笑) 我让你害怕了吗？

BUB : (气喘了一下) 是啊，的确是。

ANG : (笑) OK，不好意思，但你不应该拿陌生人的饮料。

BUB : 但这的确是我的。（指着饮料）这是我的饮料。

ANG : 我知道啊，BUB，但当时看起来你的确想要拿别人的饮料。

LEE 赶上他们，拿着 ANG 的饮料。

LEE : (对 BUB 说) 为什么你比 ANG 先拿到饮料 ? (将饮料和一个吸管递给 ANG)

ANG : (接过饮料 , 插入吸管)

BUB : 我看到他们搞砸了在我之前的一杯饮料 , 然后他们要重新做一杯。

LEE : 怎么了 ?

ANG : (长时间停顿)

这也太甜了。我要求的是百分之 30 的糖分。

LEE : 哇 , 真的 ?

BUB : 呃 , 我不知道那是你的饮料。我看到他们在重新做一杯饮料 , 看起来像是我点的。但是然后他们叫了我的号。但看来是你点的。哦对了 , ANG , 现在几点 ?

ANG : (给了 BUB 一个怪异的表情 , 看了看她的手机 , 挑起眉毛) 啊 ? !

BUB : 噢 , 看来你收到我的短信了 , ANG 。

ANG : 好的我明白了。你是不是一有压力就来这里喝饮料 ?

BUB : (坚定地) 没有。

LEE : OK , 我不想再进行这个对话了。下次 (停顿) 再见。ANG , 我明天 7 点会来接你。

第 2 幕：场景 1

第二天，3月24号，晚上，快要7点。ANG和BUB回到了他们的“无窗”工作室，一起写着一封邮件。这一次是ANG在办公椅上在工作室里转来转去，而BUB则弯着腰对着一台手提电脑。

BUB：我把页眉也写在了电邮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困惑。

ANG：如果他们觉得困惑而我们自己不觉得困惑，那么也许.....我们实际上是困惑的。

BUB：你指的是？关于我们本来想要做的？

ANG：我指的是他们想要我们做的。

BUB：他们之前说的是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现在我困惑了。

ANG：但是我们提交的是一个公共艺术的项目提案。我们不能完全做任何我们想做的。

BUB：但他们的确说的是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那可能是他们表达错了。

ANG：说是“任何我们想做的”，但他们并不一定能将其实现。

BUB：他们不应该随口说“任何我们想做的”。
(停了一下)

ANG：你一直说这样说，说的好像那是某种有约束力的合同，但我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停止这样想。如果他们想要具体的东西，那么他们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他们告诉我们。

BUB：啊？

ANG：他们想要的。

BUB：OK，难道这不是关于我们自己想要的吗。

ANG :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我们重温一下他们给我们的提示吧。

BUB : “种族”。“技术产业”。

ANG : “简单”，“ 但又不简单”。

BUB : 你觉不觉得.....其实他们只是不喜欢我们的提案？

ANG : 他们不能也不应该问两个被边缘种族化的人创作关于种族的作品，然后又叫他们重头再来。这不像订购一个意大利辣香肠披萨，然后因为它上面有意大利辣香肠你就把它送回去，接着还表现得很困惑——因为你本来是想要一个不同的披萨。

BUB : OK。我是这样想的：一，你一定是和 LEE 相处久了，你有她的风格；二，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很棒。很隐晦！比他们想的还要隐晦。难道太隐晦了？也许他们只是没搞懂？

ANG : 是的。

BUB : 哈？你觉得他们没搞懂？

ANG : 我们都是成年人。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提案，他们可以直接说出来。如果他们不明白，他们也可以直接说出来。但是他们什么都没说，所以我们只能假设他们没有不喜欢，而且他们.....我们给他们回邮件吧，将描述写得尽可能的详细。

BUB : (手提电脑启动的声音，轻轻的触控板敲击声)

OK，那我们就写一个非-常-详-细-的-提案。

(不同速的打字声，连续不断)

概要.....背.....景。

(快速的打字声，戏剧化的长中断，删字，然后又不间断的打字声)

ANG : 如果我们问他们想要什么，你觉得他们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吗？或者，一旦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想要什么，他们会以此知道什么是他们不想要的吗？
(不同速的打字声，连续不断)

BUB : (轻微的讽刺，伴随一丝轻松)
太哲学了。(继续打字)
真是迫不及待在提交了我们的“专题论文”后“毕业”。

(长时间的打字)

(尖细的打字声)

ANG : OK，好了，让我们把这个关于系统性种族歧视和公共艺术的“专题论文”发出去吧。LEE 到门口了。

BUB : 你去吧。你想在我发出去之前转发给你吗？

ANG : 不了，我相信你。拜拜。

第 2 幕：场景 2

晚上 7 点半，与上一场景同一天。LEE 开了一部改装过的本田思域，到 ANG 的工作室接她。ANG 坐进副驾驶位。车开动了。

ANG : 告诉人们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但不考虑人们可能实际做的后果，是不负责任的。

LEE : (重重地用手比划) 你们两个太纠结他们是否喜欢，是否理解。如果他们不喜欢，如果他们不理解.....这样如何让艺术诞生？！

ANG : LEE，握紧方向盘！

LEE : 我是不相信那些告诉我我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人的。每个人都应该承认他们是有自己

的期望的。所谓议程，亲爱的。

我向上帝发誓，我真不应该停止做社会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让人感觉有一个真正的计划。你只是描绘工人阶级的痛苦作为一种妖魔化资本主义的手段。OK，你说这是政治宣传，但至少是你知道你的主人是谁。这些人，他们不能说不，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害怕领导阶层。他们永远不会做出任何好事直到他们不再假装自己是艺术的倡导者，并承认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东西，他们应该给我们钱，让我们做我们真正想要的。

ANG： LEE，你这辈子都没做过任何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你开着一部本田思域。你真是胡说八道。

LEE： 我知道啊。我只是乱说一通，想让你感觉好一些。虽然我是胡说八道，但我自己都觉得好了一点——至少我觉得我是。我完全清楚那些与我共生的谎言，还有那些我赖以生存的谎言。

ANG： 一边开车一边哲学挺适合你的啊。

LEE： 不，ANG，我不想哲学，太忧郁了。我想变得性感，与谎言一同虚无。

ANG： (笑) 哎，眼睛看路，手握方向盘！

LEE： 抱歉，我现在说的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专注于遵守“道路守则”。这样如何让艺术诞生。

Lee 将广播打开，以此提示这个对话已结束。

第 2 幕：场景 3

音频。这一幕由切菜，一个搅拌机或一个制作冰沙教学视频的 YouTube 视频的声音引入。

LEE · BUB 和 ANG 正坐在一间酒吧的一张桌子旁。酒吧里的一个演出刚刚结束。BUB 已经将之前写的那封电子邮件发送给了项目评估委员会，并是在表演还在进行中的时候加入 LEE 和 ANG。他们在等待他们的朋友 JET。他还未到，错过了表演。

BUB :

你不觉得他应该在表演中用一把更锋利的刀吗？他看起来似乎费很大劲才切碎那些蔬菜。

LEE : 在目睹了这样一连串的荒谬的人类冲动后，我感觉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了。

ANG : 我听说过他做过这个表演好几次，而且每一次他都用一个更好的搅拌机。

BUB : 想想看，（ 暂停了一下 ）他在做他自己想做的。

LEE : 那是一个传说。他只是在去二手商店买一个，完事后洗干净，第二天把它退回去。

ANG : JET 来了。他可能没看到我们。

Jet 看到了他们，然后为迟到不断道歉。

JET : （ 故作严肃 ）嘿，抱歉我迟到了。

LEE : 和你相比，BUB 的迟到都能成早到了。

BUB : 呃，不好意思？我刚才以我们的名义在写一封很长很长很长的邮件。

JET : 你刚才在写邮件？

BUB : 是啊，基本上就是一篇关于我们公共艺术提案的专题论文。

JET : 我刚才也在写邮件！

LEE : （ 走神 ）我刚才在想象你们变得很激动，握紧拳头。（ 喝了一口她的饮料 ）

JET : 他们说那不是他们所期待的。

LEE : 我·的·天·真的吗？

JET : 啊？

ANG : 呃·发生了什么事？

BUB : 真的吗？为什么？

JET : 呃·就是不是他们想要的。

ANG : 他们不是说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吗？

JET : 对.....他们是这样说过.....

ANG : 他妈的。

LEE : 我的天·我去.....给你买一杯喝的。
(起身去给 JET 买喝的)

JET : 真的吗？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吗？

ANG : JET·发生了什么事？

JET : LEE！好的哇·给我来一杯！（朝 ANG 和 BUB 转过身）
我给他们发了我的作品.....

BUB : 洗衣房·诗句

JET : 洗衣房·诗句·然后他们说——
(拿出手机·打开邮件应用程序)
稍等一下——他们说·
(录制的文字转语音)

“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大力地按了一下他的手机，打开了一个附加
· *停了一下* 展示给 ANG 和 BUB)

BUB : 那是 (停顿) 你的 Instagram 的？

JET : 是一张 Instagram 的截屏。

LEE : (回到桌子，到 JET 旁边) 给你喝的。所以，发生了什么？

JET : 谢谢，这是什么？

LEE : (草率地) 这是一杯喝的。

JET : (停顿)

LEE : 这是一杯.....啤酒。所以接着发生了什么？你说了啥？ (瞥见
ANG 站起来)

ANG · 你去哪里？

JET : (举起杯子，看了看) 哪一种啤酒？

ANG : 给 LEE 看看。(轻轻动了一下)

LEE : 给我看啥？看啥？

JET : 哪一种啤酒？

BUB : (对 LEE 说) 那个洗衣房艺术空间的策展人们在拒绝 JET 专门给他们空间做的作品之后，给他发了一张他的 Instagram 的截图。

LEE : (笑，震了一下) 哈？为什么？

JET : (喝了一小口) LEE · 这应该是一杯苹果酒。

LEE : JET !!!

JET : 啊，对不起。这.....

BUB : 只是不是你所期待的。

JET : BUB · (笑)

LEE : BUB !!!

BUB : LEE !!!

ANG : (回到了桌子) 我在洗手间都能听到你们在互相喊对方的名字。

LEE : JET 刚才在给我们讲别人给他看他自己的 Instagram 是一种什么感觉。

JET : 令人伤感，是吗？

ANG : 但你只发我们的相片，还有你买的東西的相片。

JET : 我知道啊，ANG，我知道。

BUB : 你在你的邮件里用了页眉吗？

LEE : 页眉？当然没有。(输入手机密码) 我是这样说的：

(电邮选段 (以下斜体字) 以录制的文本到语音的方式呈现)

“我理解我做的作品与你们的期望不符。”以及“我采用摄影的方式——框架，印刷和尺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与所谓‘图像’一样多) 。在当前的条件下，这些因素都不能被考虑在内，这就是为什么我乐意地避开这些限制，并去尝试制作一些我认为适合你们空间的、让约束变得有趣的东西。尽管有时间限制，

我还是努力地为你们专门创作了一件作品。所以，退一大步来讲，你们的回应是令人相当不安和失望的。”

基本上就是如此，然后结尾我说：“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与你们对策展的理解基本不可调和，所以我希望退出这个项目。”

LEE：（安静下来，等待其他人的反应）

JET：（快速地，带有气音的）嗯哼。（喝了一口苹果酒）

BUB：哇，那是真的……很直接！

ANG：时尚。

LEE：ANG。

ANG：哈？

JET：是啊，因为我花了两小时来写，所以我才迟到那么久。老实说，我只是不想要在拖延下去了。我们没有在正确的路径上。

LEE：我的天。

JET：啥？

ANG：LEE 也取消了她的展览。

JET：哈？

BUB：（对 ANG 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加入页眉？

ANG：不，我觉得页眉是一个好主意。

第 3 幕：场景 1

3 月 29 日，晚上 11 点。四天后，BUB 和 ANG 重新提交的项目草案（包含页眉在内）被评估并被拒绝了。

“无窗”工作室。ANG 和 BUB 被这个他们在过去几天一直来回电邮的公共艺术委员会解雇了。LEE 也在工作室里。JET 在来的路上。

BUB：我们怎么还在这里？

ANG：“这里”是什么意思？

BUB：我的意思是，这里——工作室。我们应该几个小时前就离开了。去别的地方，吃点东西，做点别的事。

ANG：我之前要等 LEE，然后我们现在又要等 JET。

BUB：我们本来可以叫他们在别的地方和我们见面。

ANG：对，但是 LEE 当时已经在路上了。我咋知道她会那么久？

LEE：我哪有，我是（停顿）因为超速被警察拦下来了。

ANG：我不信。

LEE：我知道这听起来是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我的确像是为了赶来这里证明我们坚强的友谊而被惩罚了。

ANG：至少你带来了零食。（零食包装袋被打开的声音）

BUB：我要饿死了。

ANG：吃点零食。

BUB : 我要吃“真的”食物。

LEE : 可以点一个披萨。

BUB : 可以考虑。

ANG : LEE 会给钱的。

BUB : 真的吗？

LEE : 当然。可以。

(当这个话题慢慢褪去，稍微安静了一下。然后 ANG 换了话题)

ANG : 这就像是发生在 LEE 和 JET 身上的事的结合。他们问我们是否想在他们的开幕表演，这与说“这不是我们预期的”完全一回事，然后要求重现你的社交媒体形象。尽管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专注于我们想做的，这些人似乎都不明白这和他们想要的是非常不同的东西。这真是大胆。

LEE : 时尚？

ANG : 不，大胆。

BUB : 我不想听起来如此负面——但也许我们应该取消？

LEE : 我的天啊。

ANG : 嗯。

BUB : (讥讽的模仿语气) “我们感谢你们在这个项目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LEE : 我也收到过那样的字句，简直都是一模一样的。
(讥讽的模仿语气) “你在这个项目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令人钦佩的.....”

ANG : 他们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个理由。我们基本上像是在申请的过程中就被解雇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我们介绍我们的主意的过程中一直都表现得很负面。他们甚至在我们给他们发带有页眉的电邮之前就讨厌我们的主意。

BUB : 页眉。

LEE : OK，这和页眉没有关系。只是他们脑袋有虫而已。我们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脑里都有虫。

BUB : 我的脑里没有虫，你不要包括我。

LEE : OK，我的脑子有虫。

ANG : 好了可以了，没有人脑里有虫。

LEE : OK，那你们觉得他们想要什么？

ANG : 不清楚，也许好笑的又不昂贵的？

LEE : 哈，如果能好笑一次.....

(三声轻轻的敲门声，接着门开了。JET 站在门槛处，一身大汗)

JET : 你们还好吗？抱歉，又迟到了。花了很长时间.....

BUB : 我的天。

JET : 怎么？

BUB : 你这个美丽的.....

JET : 啊，对不起，我又迟到了。但至少我给你们带来了披萨！！！！

LEE : 哪一种披萨？

JET : 哎呀别说了，LEE。

LEE : 哎呀我是真的好奇，到底是哪种披萨？

JET : 是一个夏威夷披萨。

ANG : 哇，我感觉我们要开始围绕着这个夏威夷披萨争论了。

JET : OK，是给我的，但是是一个大号，所以欢迎你们一起吃。

LEE : 我尊重这家伙。他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包括他的需求，欲望，但也同时试图显得慷慨。

BUB : 是的，并大方承认自私。真厚脸皮。

ANG : 是一种时尚。

JET : 你们，不要把我说的好像一瓶廉价古龙水一样。来吃点这个披萨！

LEE : 我吃一点，来确认你的慷慨。

JET : (毫无表情) 谢谢你啊。

ANG : 呃，你这表情真是鼓舞人心。

BUB : 其实我喜欢夏威夷披萨。

LEE : (打开披萨盒子) JET，这是一个辣香肠披萨。

JET : 啊？怎么回事，他们搞砸了我的订单？

LEE : 没有啦，开玩笑！是正确的，正确的，的确是夏威夷。
(对自己笑)